



顶岗支教通讯

LeShan Normal University

主办：乐山师范学院教学部 顾问：江滔 主编：刘瑶瑶 编辑：刘夏 李淑婷 覃瑀

编者寄语：时光不言，却深深镌刻下这段山海相逢的温暖；行囊已备，却始终珍藏着这段心手相牵的时光。满载期许的奔赴，是热爱赋予的坚定力量。不必叹离别，因为每一次挥手都是新的开始；无需言不舍，因为每一份牵挂都将化作前行的光。小编祝愿大家能够带着这份跨越山海的情谊与传递温暖的初心，在时光里愈发坚定，在岁月中永远炽热。

以时为伴，静待索玛成繁花



没有一粒种子，落下来便是高大树木；没有一朵鲜花，生来便是花团锦簇。万物生长皆有规律，教育亦是如此。它从不是一朝一夕之功，而是一场漫长的耕耘，如同在凉山州雷波县马颈子镇曲依小学的山野间种树，需要日日浇灌、悉心呵护，方能盼得漫山索玛，次第绽放。

作为一名同样流淌着彝族血液的顶岗支教青年教师，我怀揣着活力与抱负踏上曲依小学的讲台。我曾以为，自己早已走出大山的泥泞。可当我看着孩子们穿着洗得发白的衣裳，背着旧布缝制的书包，课间围在一起分享从山里摘来的野果；当我听着他们用彝语叽叽喳喳地聊着上山采菌、放牛牧羊的趣事，那一口乡音撞进耳朵里时，我才发现，那些以为早已尘封的记忆，那些我也曾熬过的日子瞬间翻涌上来。汹涌的泪花毫无征兆地打湿了眼眶，原来这份共情，早已刻进了血脉里。

我满心想着凭借共同的民族血脉，能够和孩子们共情共鸣，却没料到，横亘在我们之间的，是彼此迥异的方言腔调。课间听着孩子们用熟悉的彝语分享趣事，我满眼笑意却插不上话，那份同根同源的亲近感，竟被语言的隔阂冲淡了几分。学情的参差不齐本就让我有些手足无措，这份语言上的疏离，更让我陷入了迷茫，生怕自己走不进孩子们的心里。

幸而，成长之路从不孤单。学校里经验丰富的前辈们看穿了我的窘迫，他们手把手教我当地的彝语方言，教我如何用彝语的谐音化解学生的拘谨；更幸运的是，我遇见了一群最纯粹的孩子，他们用澄澈的眼眸和毫无保留的善意，一点点帮我敲开了沟通的大门，让我读懂了“教学相长”最真挚的真谛。

记得一个寻常的清晨，我提前几分钟走进教室，准备开始一天的英语课。阳光透过老旧的窗户，在课桌上洒下斑驳的光影，孩子们正围坐一起，用彝语兴奋地比划着，应该是在说昨天赶场的见闻。我放轻脚步，不想打扰这份热闹，却见前排一个小姑娘突然转过头，用带着方言口音的汉语，脆生生地喊：“老师，你今天好漂亮！”

那一刻，阳光好像更暖了些。起初我只当是童言无忌，笑着弯下腰，用家乡的彝语回了句“你也乖得很”，小姑娘眼睛一亮，立刻拉着身边的小伙伴，叽叽喳喳地翻译起来，还不忘补充一句“老师也是彝族人呢”。

那堂课，我莫名地充满了干劲，连板书都写得格外工整。教英语单词时，我带着孩子们用谐音记忆法记发音，教“banana”时，我说像彝语里“巴娜娜”——就是山坡上甜香蕉的意思，往日里总是害羞低头的男孩布体，居然高高举起了手，磕磕绊绊地读出了“apple”的发音；基础薄弱的女孩阿支，也敢拿着作课本走到我身边小声请教。下课时，几个孩子围过来，塞给我几颗裹着细绒毛的野山楂，还有人用不太流利的汉语混着彝语，絮絮叨叨地讲着家里的小牛犊，那份久违的亲近感，在小小的教室里漾开。

课后复盘时，我才恍然：一句简单的夸奖，竟有如此强大的力量。从那以后，我开始学着做个“有心人”，捕捉孩子们藏在细节里的闪光点。我会用彝语夸奖每天最早到教室，默默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的彝族男孩小林；我会用双语表扬把科学实验步骤记得一字不差的小姑娘春丽；我会一遍遍鼓励英语发音越来越标准的后生拉哈。

这些藏在细节里的赞美，就像洒在干涸土地上的雨露，虽不会立竿见影，却能悄悄滋养孩子们的自信。让他们像索玛一样，攒着劲儿，等着在山野间绽放的那天。

我清晰地记得，拉哈第一次主动举手时，眼里闪烁的光；阿支第一次开口问问题时，微微颤抖的嘴角；春丽第一次主动用彝语喊我“老师”时，带着笑意的脸庞。曾经上课不敢抬头的孩子，如今会抢着站上讲台，用汉语夹杂着彝语，骄傲地分享家乡的火把节、晒秋的趣事；曾经连字母都认不全的学生，如今能在英语课上领读单词，还会把学到的英语句子教给家里的弟弟妹妹；曾经课间只会打闹的孩子们，如今会围在一起讨论科学实验，会主动做科学课上的手工标本。看着他们一点点褪去胆怯，眼里亮起光来，我愈发明白：每个孩子都是渴望被肯定的幼苗，一句表扬，便是让他们茁壮成长的养分。

《东坡梦》中写道：“得遇良师，三生有幸。”我曾在求学路上遇见点亮我人生的良师，如今，我也希望将这份爱与温暖传递下去。在曲依小学的课堂上，我不仅自己学着夸奖学生，更引导孩子们互相欣赏，会让他们在课堂上大声地说出同桌的优点。渐渐地，教室里少了打闹，多了互助；少了自卑，多了自信。课间时，再也不是一片喧闹，而是一群孩子围坐一起，有的背英语单词，有的讲科学故事，有的分享家乡的趣事，还有的拿着彩线，偷偷学着绣彝族的太阳纹。

我和孩子们的故事，没有轰轰烈烈的桥段，只有彝语与汉语的交织，只有夸奖与鼓励的回响。我依然会学着用地道的方言回应孩子们的问候，依然会在作业本上写下温暖的评语，依然会耐心等待每一个孩子绽放的时刻。因为我知道，大山里的孩子，就像山野里的小树，或许成长得慢一些，但只要给予足够的阳光、雨露与耐心，终会枝繁叶茂，终会花开满枝。而我，能做的就是守着这方小小的讲台，守着这群可爱的孩子，静待岁月流转，等那些稚嫩的枝桠，都长成独属于自己的繁花。

愿每一个大山里的孩子，都能带着善意与勇气，奔赴山海；愿每一份平凡的坚守，都能在时光里，开出最美的花。

撰稿人：阿西阿果（教育科学学院）
支教学校：雷波县曲依小学

再见 不是终点



最后一堂课的铃声，是在蝉鸣里悄悄响起的。合上教案时，我看窗外的凤凰花开得热烈，像极了你们初见时羞涩又好奇的脸庞。

收拾行囊的日子里，宿舍的走廊总传来细碎的脚步声。是你们吧，攥着皱巴巴的折纸，或是从山里摘来的野果，怯生生地站在门口，眼神里藏着即将分别的不舍。小雅把编了三天的彩色手环塞进我手里，手环上歪歪扭扭写着“老师”，我低头，看见她指甲里还残留着画画的水彩颜料。

昨天下午，带着你们爬上后山的小土坡。风里带着青草香，夕阳把大家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我教你们唱《送别》，“长亭外，古道边”稚嫩的歌声在山谷里飘荡，忽然有人偷偷抹起了眼泪。我告诉你们，老师只是回城市换个地方学习，你们要好好读书，将来带着大山的故事，走出这片土地，也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

此刻，校门口的老樟树沙沙作响，像在说着再见。大巴车缓缓启动，你们追在车后，用力挥着手，彩色的书包在阳光下跳动。我的眼眶渐渐模糊，但我知道，这短暂的相遇，早已在彼此心里种下希望的种子。

山水有相逢，来日皆可期。这个冬天，不是结束，而是故事的另一段开始。愿你们像向阳的种子，在未来的日子里，勇敢地生长，开出最美的花。老师会在远方，静静聆听你们拔节的声音。

撰稿人：蔡雨轩（数学与统计学院）
支教学校：雷波县金沙镇帕哈小学

冬日的逗号



寒假前的最后两周，空气里透着一种轻盈的暖意。凉山的冬阳穿透过玻璃，在课桌上投下暖黄的光块，粉尘在光里静静漂浮。孩子们的眼神，在“过去将来时”的语法讲解中，偶尔会飘向窗外——那里，群山戴上了薄雪织成的素净围巾。

我的支教生活，进入了一个舒缓而明亮的“逗号”时刻。

我不再紧赶教学进度。最后一单元关于“Festivals and Seasons（节日与季节）”的课文，成了我们最奢侈的延伸阅读。我们围着取暖器，读关于圣诞、感恩节的段落，但更多的声音涌了出来。

“老师，我们彝年的时候，要说‘库史木撒，子莫格尼（新年快乐，吉祥如意）’，用英语怎么讲才够味道？”肤色黝黑的曲比挠着头问。

“Winter（冬天）这个词太冷了，”细心敏感的伍洛摸着课本上的插图，“我们的冬天，是火塘边听故事的季节，是阿妈缝新衣的季节。应该有个更暖的词。”

这些突如其来、带着体温的提问，让教科书上规整的英文词汇，悄然落地，生根发芽。我们开始一起笨拙地“创造”一些只属于我们这个教室的表达：把“火塘边的故事时间”试着译成“Storytelling by the firepit”，把过年前家家户户准备的“杀年猪的热闹”，描述为“The lively feast before the New Year”。语法也许不标准，但他们急切着想用英语说出自己生活的样子，那份热忱让每个词都亮晶晶的。

上周五，我们举行了一个小小的“Winter Sharing（冬日分享）”课堂。我带来笔记本电脑，给他们看我大学所在城市冬日梧桐落叶铺满街道的照片，看结冰的湖面上人们滑冰的景象。孩子们则用手机展示他们手机里的冬天：房檐下晶莹的冰凌，清晨草甸上巨大的霜花，还有冒着腾腾蒸汽的酿酒作坊。我们试着为每一张图片配一句英文解说。伍各为她拍的霜花图写下：“Frost flowers, only bloom for the morning sun.”（霜花，只为晨光绽放一瞬。）那一刻，语言像座透明的桥，让我们看见了彼此世界里不同的冬天。

批改作业时，我发现作文里“my holiday plan（我的假期计划）”不再仅仅是“study English（学英语）”或“do homework（做作业）”。拉博写道，他要跟阿普（爷爷）学认山里的草药，并想查查它们的英文名字。阿果计划用彩线把学过的英文单词绣成一个小书签。他们正不自觉地将我这几个月带来的“远方”，编织进他们原本就丰厚密实的“此地”生活里。这种融合，比我任何一堂成功的语法课，都更让我感到欣慰。

离寒假还有十天，告别的影子淡淡的，更多的是对各自归途的期盼。他们盼着家中火塘的温暖，盼着年夜饭的丰盛；我心底，也有一份对六小时车程后、自己县城里那盏熟悉灯火的悄然思念。我们都是要回家的人，只是回到同一片群山环抱中，不同的温暖褶皱里。

那天放学，尔石追上我，递来一个用作业纸仔细包好的东西。打开，是一个苹果，声音还带着温软。“老师，你路上吃。”他顿了顿，用这几天刚学、还不太连贯的句子说：“Have a... warm holiday. See you next... term?”（祝你有个温暖的假期。下学期...见？）

我点点头，用力地说：“See you next term.”

看着他跑远的背影，融进冬日早降的暮色里，我忽然清晰地感知到，这不是一个句点，而是一个饱满的“逗号”。支教的日子像一条溪流，在此处温柔地打了个旋，暂歇片刻，然后将继续流向春天。我带给他们26个字母构筑的瞭望台，他们则稳固了我脚下这片土地的根系。我们在这场短暂的相遇中，互相给予了对方一幅更完整的、关于“凉山”与“世界”的拼图。

寒假将至，霜雪会覆盖来时的山路，火塘会聚集离散的家人。而有些东西，比如那些试图跨过语言的藩篱去理解彼此的努力，比如在异质文化碰撞中对自己根脉的更深体认，已经像种子落进了冬日的泥土。它们会在各自的故事里沉睡，等待下一个学期的春风。

这个“逗号”，分隔了两段时光，却也连接了两种生活。它让告别变得轻盈，让再见充满确切的希望。因为我们都明白，当明年索玛花再开时，我们会带着各自收集的“冬天故事”，回到这间教室，继续那场关于“我”与“世界”的、永恒的对话。而教育最美好的状态，或许就是如此——不是灌满一桶水，而是点燃一团火，并约定好，下次见面，再彼此照亮。

撰稿人：曲木五牛（教育科学学院）
支教学校：雷波县拉咪乡中心校



以青春之名，奔赴一场热爱

支教的日子，说短不短，说长不长。初到这所山乡小学时，怀揣着忐忑与憧憬的画面，仿佛还在昨天，转眼间，我们就迎来了告别的时刻。但离别不是散场，而是带着这段时光的馈赠，奔赴各自新征程的起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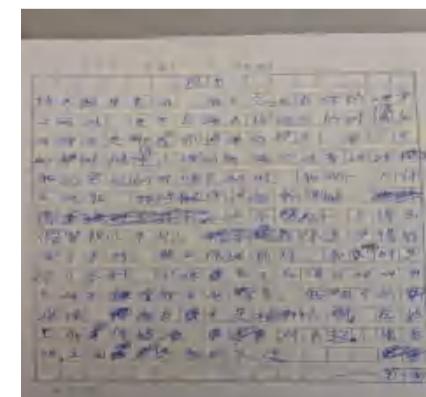
最开始我选择支教，是源于心底一份朴素的执念——不愿让青春消磨在宿舍的床榻上，不愿让时光沉溺于漫无目的地滑动屏幕。我渴望让年轻的生命，能绽放出更有价值的光芒。于是，我背起行囊，告别了熟悉的城市烟火，走进了这方群山环抱的校园，也走进了一群孩子清澈澄澈的世界。

支教生活，充实得让人忘记了时光的流逝，也藏着苦与甜交织的滋味。从前那些悠闲散漫的节奏一去不返，取而代之的是围绕教学的种种思量。我琢磨着怎样把枯燥的英语单词变得生动有趣，采用了图片、游戏和谐音记忆法；我思考着怎样设计课堂活动才能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，运用了很多网络小游戏；我操心着怎样管好课堂纪律，能让孩子认真听讲；更惦记着怎样才能帮成绩落后的孩子提升成绩。这些细碎的问题，串联起我每天的生活，也让脚步格外踏实坚定。当然，这份坚定也常被突如其来的调皮打乱。有时候，当我在讲台上激情满满地讲解知识点，台下却传来窃窃私语的声音时，我心里又急又气；有时候，一个知识点我反复强调，可考试的时，还是有大半孩子写错，满腔的耐心瞬间被耗尽，忍不住就发了火。但每次训完话，看着孩子们偷偷塞到我手里的道歉信，那些瞬间的气恼又会被一股柔软的暖意悄悄抚平。

正是这些带着烟火气的小摩擦与小温暖，交织成了支教时光里最鲜活的底色，也让离别将至的不舍，变得愈发浓烈而真切。我舍不得课堂上，孩子们那双双盛满求知欲的眼睛；舍不得他们争先恐后高高举起的小手；舍不得课间时，那一声声清脆软糯的“小唐老师”；更舍不得围在我办公桌旁叽叽喳喳问问题的小小身影，舍不得那些迎面而来的、带着稚气的礼貌问候。这些温暖的片段，早已镌刻在我的记忆里，成为最珍贵的收藏。

支教的旅程虽已落幕，但这段经历所带来的成长，却会伴我一生。我相信，那些在英语课堂上播下的兴趣种子，会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，为他们未来的学习之路打下坚实的基础。而我，也将带着这段时光里收获的经验与教训，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不断学习、不断完善自己。

此别为序，奔赴新程。这场以青春为名的奔赴，因热爱而开始，因成长而圆满。愿山乡里的孩子们，始终怀抱求知的热忱奔赴山海；愿我，也能一直带着这份温暖与力量，在未来的征途上，继续与热爱相拥，闪闪发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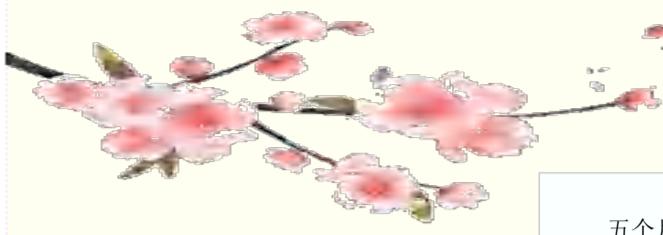


撰稿人：唐琴琴（教育科学学院）
支教学校：雷波县金沙镇白铁坝小学

莫愁前路无知己



天下谁人不识君



五个月的时间弹指一挥间，纵有不舍，终要分别。

依然记得大巴车从母校驶出，渐渐穿过曾经和好友充满欢声笑语，嬉笑打闹的街道，当车辆驶出乐山，窗外熟悉的风景渐渐褪去，心头的不舍也慢慢沉淀。随之而来的是眼前金沙江般缓缓流动的期待与激动。我们在河谷江畔坚定前行，偶尔穿越隧道，似明似暗，邂逅满园的雷波特色脐橙，手机传来根付校长和毛副校长已到达教育局等待我们到来的消息，有点激动，不知道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？

第一次站上讲台的我，望着学生们投来好奇的目光，想起教资面试时的提醒，要先环顾四周，查看学生的上课状态。学生们已准备就绪，我也准备好了，坚定的开口：“上课！同学们好，请坐”，此后五个月，这句话每天在这座教学楼里响起，陪伴我度过这段短暂却热烈的时光。

在日常生活中：我鼓励学生勇敢发言，纠正他们的不良行为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，挖掘他们的优点，锻炼他们的同伴互助能力，凝聚他们的共同体意识。在改变学生的过程中，不知不觉我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，会多角度考虑问题，多了几分平静与沉稳。

教学上，我不断尝试与调整：“角色扮演”让学生代入情感、“今日我当小老师”体验教学不易、“积分制”激发动力、“小组长帮扶”促进交流、“个人谈话”走近内心……一次次实践让我更深入地体会：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。”这份在过程中持续学习、持续改进的状态，本身便是最好的收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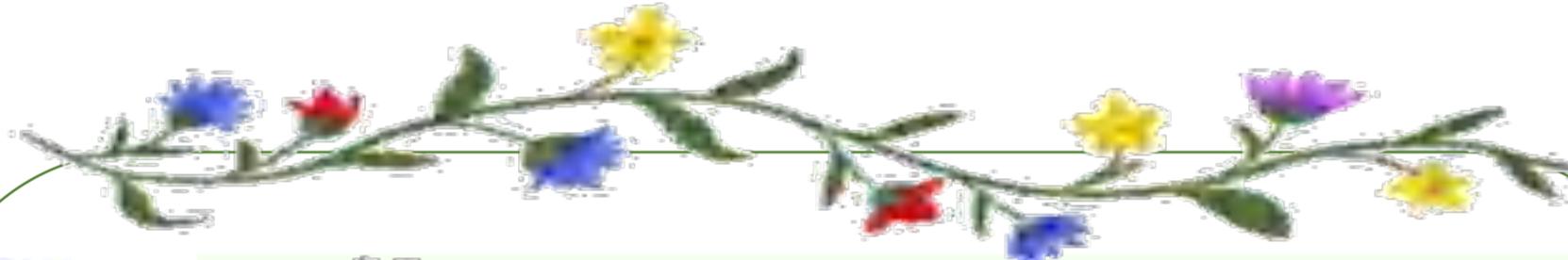
更重要的是，这段亲身体验，让我对教育、对教师、对与人相处、对自我成长都有了不再是旁观者，而是置身其中的真切体会。若将为这段旅程作比——来时，我怀揣一本教案；离别时，行囊中已是一册写满批注的生活之书。书中页间，藏着雷波的风、孩子的笑，也映照着那个在实践中变得从容、在给予中悄然成长的自己。

到了雷波的第二天，我在网上买的菊花也到了，此后的日子里，它在我窗台静静生长。现在，花渐渐枯萎，我也该走了，幸福的是，我们都曾经在这里绽放过。

我相信，我们双向奔赴，我在他们心中也留下些许独特风景；我相信，我们缘不至此，以后会某个风和日丽，阳光明媚的午后转角遇见；我相信，我们未来可期，一帆风顺，感恩遇见。

撰稿人：付兴美（教育科学学院）

支教学校：雷波县汶水镇中心学校



支教还剩两周。每天走进教室，看见黑板上那行被擦得有些模糊的日期，我心里便轻轻一紧——明明还在上课、还在批改作业，却总觉得自己在和时间赛跑。

记得九月初刚来的那天，蝉鸣还裹着暑气，我和同伴刚从校长的车上下来，拖着两大箱行李站在宿舍楼下正手足无措时，几个蹦蹦跳跳的身影就围了上来。是四二班的孩子们，他们抢着拎我的行李箱，小小的胳膊使劲儿抬着，脚步却跑得飞快，还叽叽喳喳地跟我介绍：“老师，我们教室在那边！”一边说还不忘指给我看教学楼的方向，“老师，我们雷波的脐橙可好吃了！”一路跟着他们走，陌生感瞬间被这群小孩的热情冲淡了。

从九月的蝉鸣到一月的寒风，日子仿佛被悄悄拉长了。刚来时，教室窗外还是一片翠绿，孩子们穿着薄外套，下课就往操场上跑；如今，窗玻璃上蒙着一层薄雾，他们裹着厚厚的棉袄，却依然愿意在课间围着我转，把揣在兜里的小糖果塞到我手里，笑着说：“次老师，给你吃。”

年前的运动会，至今想起来仍觉温暖。那天寒风刮得正紧，我站在操场上登分，忽然发现六一班的两个女生只穿了单薄的卫衣，冻得双手缩在袖子里，嘴唇都有些发紫，其中一个还感冒发烧。我赶紧带着她们两个女学生跑回宿舍，把自己带来的厚外套拿来给她们穿上，给她们煮点热水喝，接着又从行李箱里翻出带来的暖宝宝，回到操场上把暖宝宝分给那些衣服穿得少的孩子，告诉他们：“把暖宝宝贴在里面衣物上，不要直接贴肉上！”再把加了热水的杯子塞到感冒的女学生手里。过了一会，接力赛马上要开始了，那两个女生突然跑过来拉着我的手，仰着头说：“次老师，你的外套好暖和呀！”看着他们蹦蹦跳跳跑去参加接力赛的身影，我忽然明白，支教路上的温暖从来都是双向的。

最让我难忘的，是11月值周管理食堂的那天。当时我感冒嗓子发炎，连说话都费劲，只能哑着嗓子努力维持秩序。三一班的孩子们看在眼里，没等我开口，杨布姐就站出来挥挥手：“次老师，你去旁边坐着歇会儿，这里我们来管！”话音刚落，几个孩子就主动分工，有的帮忙维持打饭队伍的秩序，有的提醒同学坐下吃饭，还有的特意端来一杯温水放到我手边。等到所有学生吃完饭后，他们又帮我检查卫生，看着他们小小的身影穿梭在食堂里，认真又负责的模样，我心里暖烘烘的，连嗓子的疼都减轻了几分。

前几天，杨布姐又在周五放学后叫住我，把一封信塞到我手里。信里歪歪扭扭写着几行字：“次老师，我们会想你的”，旁边还画了一些小爱心。她低着头，小声问：“次老师，你走了以后，还会记得我们吗？”我笑着说当然会，鼻子却一酸。

还有平时最调皮的罗石干，最近安静了许多。那天自习课，他偷偷把一张画塞到我桌上，画里是一辆小车，车门口站着一个拿着行李的小人，旁边一大排小人举着写着“次老师再见”的牌子。画的背面，他写着：“次老师，我以后要去你住的城市上学。”字迹歪扭，却让我觉得，这几个月的一切辛苦都有了答案。

我开始刻意放慢脚步。课前朗读时多听一会儿他们参差不齐却认真的朗读声；下课时多和他们在班里待一会儿，听他们讲家里的趣事；晚自习后多在教室门口站一会儿，看他们排着队，缩着脖子往宿舍跑。我知道，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画面，很快就只能留在回忆里了。

这两周，晚上睡前总会想，马上就要放假了，要离开朝夕相处五个多月的孩子们，我就越发难受舍不得。还会想，到底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告别他们，最后想来想去，我给自己列了一份小清单：把每个人的名字再认真地叫一遍；给他们上一节不讲课、只聊天的英语课；把他们写得最好的一次作业拍照留作纪念，当然还有他们和我的合照；在离开前，再给他们每人一个大拥抱，告诉他们：无论走到哪里，都要相信自己，要好好学习，好好吃饭。

纸短情长，别时亦有暖光。虽然还有两周就要告别，但我知道，这不是结束，而是新的开始。愿孩子们带着这几个月的鼓励和陪伴，在自己的小路上走得更坚定；而我，也会把这段从金秋走到深冬的支教时光，悄悄折叠好，放进心里，带着这份温暖，继续走向下一段旅程。

撰稿人：次宗（教育科学学院）

支教学校：雷波县马颈子镇曲依小学

此别为序

冬日支教未散场的暖光

见山读山，听音知音

山区的冬日清晨格外安静，静得能听见粉笔划过黑板的每一个顿挫。我在黑板上写下第一个单词：“mountain”——我们眼前最熟悉的风景。孩子们抬起头，眼神里交织着好奇与生涩，仿佛面对的不是一个英语单词，而是山外世界的陌生密码。

起点是最真实的。他们的基础确实薄弱，许多人握笔的姿势还带着初学者的生硬，作业本上的字母大小不一、间距随意，像散落在田埂上的种子。有人把“d”的方向写反，有人分不清“b”和“p”的读音区别。第一次课堂提问时，回应我的更多是躲闪的眼神和涨红的脸。

但真正的教学，或许就是从这种“生疏”开始的。

“跟着我读，”我说，声音在安静的教室里格外清晰，“mountain。”

起初的跟读声细小而迟疑，像试探着伸向溪流的手指。一遍，两遍，三遍……渐渐地，声音汇聚起来，变得清晰、连贯，直到这个陌生的词汇终于被他们念出自己的温度。

我渐渐发现，教学的本质不是灌慨知识，而是点燃信心。

那个总爱低头摆弄橡皮的男孩，某天突然举手问：“范老师，‘天空’的英语是不是和‘蓝色’有关？”——他注意到了“sky”和“blue”在课文里总是一起出现。那个在第一次听写时几乎交了白卷的女孩，现在会在每个新单词旁画上小小的图案：“apple”旁边画苹果，“book”旁边画书本。

黑板一角，我们开辟了一片小小的“每日一词”。今天写的是“begin”，明天换成“try”。不需要复杂的解释，只是每天经过时读一读、看一看。有一天，一个孩子指着“try”说：“范老师，这个词我认识——再试一次。”

变化发生在每一个看似普通的瞬间。

早读时，跟读的声音越来越整齐；听写本上的红勾一天比一天多；下课铃响后，开始有孩子围过来问：“范老师，‘学校’用英语怎么说？”“‘家乡’呢？”

上周，我们学习如何用英语介绍自己。我让他们每人说一句：“Hello, my name is...”

轮到一个总是坐在后排的男孩时，他站起来，深吸一口气：“Hello, my name is Li Ming. I... I like English.” 最后几个词说得很快，像是怕自己反悔。但他完成了，在全班的注视下，第一次用完整的英语句子表达了自己。

教室里响起了掌声——不是因为我要求，而是孩子们自发的、真诚的掌声。

那一刻我明白了，语言学习的意义从来不在乎完美发音或满分试卷，而在于让每一个孩子都敢于开口，敢于用陌生的语言说出：“我是谁，我喜欢什么，我在想什么。”

这个冬天，我们学得很慢，很基础。有时候一堂课只反复练习几个日常用语，一首简单的英文童谣要唱上许多遍。但每当我站在讲台上，看着那些最初躲闪的眼睛变得专注，听着那些起初细弱的声音变得清晰——我知道，有些种子正在破土。不需要催促，不需要比较。只需要耐心地等待，等待每一个音节在唇齿间找到位置，等待每一份勇气在心底悄悄生长，等待那些曾经陌生的语言，终于成为他们看世界的，又一扇窗。

撰稿人：范春敏（外国语学院）

支教学校：雷波县永盛镇中心校



此别为序 奔赴新程

讲台上的科学实验箱已经被我整理整齐。放大镜、指南针、小灯泡、电路元件……每一样都被擦拭得一尘不染，分门别类地摆放在格子里。这些小小的器材，见证了我们这段难忘的支教时光，也见证了孩子们从懵懂好奇到主动探索的蜕变。支教的旅程还没真正结束，可尾声的脚步声，已经悄悄近了，每一次走进教室，我的心里都藏着一份沉甸甸的不舍，也藏着一份满满的期许。

还记得第一次走进这间教室上科学课的场景。那天，我站在讲台上，问孩子们：“大家知道树叶为什么会变黄吗？”教室里瞬间鸦雀无声，几十双圆溜溜的眼睛齐刷刷地看着我，有的孩子挠着头，有的孩子小声嘀咕着“不知道”。那时的他们，对“光合作用”“叶绿素”这些词毫无概念，连最简单的观察实验，都显得有些手足无措。而现在，每次我在课堂上提出问题，一只只小手都会像雨后春笋一样竖起来，争着抢着回答。有的孩子甚至会主动提出自己的疑问：“老师，为什么冬天的石头摸起来比夏天凉？”“老师，蝴蝶的翅膀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颜色？”看着那些亮晶晶的眼睛，我总觉得，他们像一株株像阳的幼苗，正悄悄伸展枝叶。

最让我骄傲的，是班里的羊小花。她以前总是躲在教室的角落，不举手，不发言，连分组实验也只静静地站在一旁。改变发生在“种子发芽”观察实验中。那天，我给每个孩子发了几颗绿豆和一个透明的塑料盒，让他们回家自己培育绿豆芽，并且每天记录绿豆芽的生长变化。第二天，杨小花第一个跑到科学角，她捧着自己的塑料盒，小声地对我说：“老师，我的绿豆好像变大了。”我蹲下来，和她一起观察，笑着鼓励她：“真棒！你明天再看看，说不定它就会冒出小芽尖了。”从那天起，杨小花每天都会准时来到科学角，认真地记录着绿豆芽的每一点变化：“第三天，绿豆裂开了皮”“第五天，长出了白白的芽”“第七天，芽儿长到一厘米了”……在那节实验分享课上，她竟主动举手，拿着自己的观察记录本，站在讲台上，向全班同学分享了绿豆芽的生长过程。虽然她的声音还有些颤抖，可眼里的自信，却藏都藏不住。看着她闪闪发光的样子，我忽然觉得，这就是支教最有意义的事——不是教会孩子们多少科学知识，而是点燃他们心中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热爱。

最近的几节科学课，我没有急着赶教学进度，而是和孩子们聊起了大山外的世界。我拿着地球仪，告诉他们，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，只是浩瀚宇宙中一颗小小的星球；我指着图片，告诉他们，大山之外有辽阔的海洋，有飞驰的高铁，有矗立的高楼，还有无数等待我们去探索的奥秘。孩子们听得格外认真，小脸蛋上写满了向往。“老师，我以后要当一名植物学家，研究山里的花草！”“我要当宇航员，去看看太空是什么样子！”“我要发明能让庄稼长得更好的机器，让爸爸妈妈不再那么辛苦！”孩子们叽叽喳喳地说着自己的梦想，那些稚嫩的话语，像一颗颗饱满的种子，落在了我的心里。

离别从来不是终点，而是我们各自奔赴新征程的起点。我会带着孩子们的笑脸和梦想，继续在教育的路上前行，把这份温暖与热爱传递给更多的人；而我更相信，这些大山里的孩子，会带着科学课上收获的勇气和好奇，带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，去闯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。

此别为序，来日方长，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时光里，都能闪闪发光。

撰稿人：赵宸煊（数学与统计学院）

支教学校：雷波县杉树小学

离支教结束的日子越来越近，这段时间每次靠近教室，听见里面传来齐声朗读英语单词的声音，总会恍惚想起刚来那天，他们连“老师好”都说得怯生生的。而现在，他们会围在我身边，抢着分享家里的趣事，会在我咳嗽不舒服时偷偷关心我，会在课堂上高高举起小手，眼睛亮亮的看着我。

我从教书育人的道路上高高兴兴地走了，眼睛亮亮的看着前方。支教的时光，像一场温柔的梦。我曾为了让孩子们理解一个知识点，熬夜做课件；也曾因为他们的调皮捣蛋，偷偷红过眼眶；更曾在看到他们的进步时，开心得像个孩子。这段旅程，我以为是我在照亮他们，却没想到，是他们用最纯粹的温暖，治愈了我。

此刻，宿舍的角落里，行囊还只是空空的模样，我还没真正开始收拾，只是偶尔会望着它出神。目光落回教室，看着孩子们在课间追逐嬉闹的身影，听着他们清脆的笑声，心里便泛起一阵柔软的涟漪。我还没有准备离开，只想把剩下的每一节课都好好上完，把每一个和他们相处的瞬间都珍藏。

我没有提起任何关于离别的话，依旧每天带着笑脸走进教室，带着他们朗读单词、课文，讲解知识点，课后听他们叽叽喳喳地讲着鸡毛蒜皮的小事。我能察觉到，或许有孩子隐隐察觉到了什么，最近总有人来我办公室说：“罗老师，你不会忘了我吧？”问得我心里一酸，原来最先害怕告别的，可能真的是我。

我知道，分别总会到来，但此刻的每一分每一秒，都值得细细品味。这不是终点，而是我们各自奔赴新征程的序章。孩子们会带着勇气，在成长的路上大步向前；而我，会带着这份收获与感动，在未来的日子里，继续传递温暖与希望。此别，山高水长，愿我们都能在彼此看不见的岁月里，熠熠生辉。

撰稿人: 罗和里信 (数学与统计学院)
支教学校: 雷波县渡口镇中心校



支教的最后几日，办公桌上的惊喜总在不经意间降临。起初是桌肚里悄悄躺着的一朵卫生纸做的小花，粉粉嫩嫩的褶皱裹着稚嫩的心意，我以为只是某个孩子的偶然心意，直到第二日、第三日，不同颜色的纸花接连出现，红的、蓝的、彩笔点染的，每一朵都带着小手捏过的温度，才恍然知晓，是班里的孩子们知道我要离开，便一人做了一朵，想凑成一束专属于我的“大花”。

那些日子，我总能撞见孩子们趴在教室角落，小心翼翼地将卫生纸折成花瓣，用彩笔涂出歪歪扭扭的纹路，有的还在花杆上缠了亮晶晶的彩绳。待我将这些小花一一收好，拼凑在一起时，真的成了一朵圆滚滚、色彩斑斓的“大花球”，卫生纸的柔软裹着孩子们最纯粹的惦念，晃得人鼻尖发酸。

除了纸花，桌角还会冒出一张张写满字迹的便签。有的孩子歪歪扭扭写着“老师不要忘记我们”，有的认真画了小爱心，还有的学着大人的模样写“祝老师前程似锦”。那些稚拙的笔画，比任何华丽的辞藻都动人。想起支教时也曾因课堂秩序、教学难题犯过难，可看着眼前这些亲手做的纸花、手写的祝福，所有的辛苦都成了轻飘飘的过往，只剩满心的温热与满足。

离别不是终点，而是带着这些温暖继续前行的起点。我会记得这束由数十朵卫生纸小花拼成的“大花”，记得孩子们眼里的星光与期盼。愿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们永远保有这份纯粹的美好，也愿我带着这份来自山野的暖意，在未来的路上继续传递温柔与希望。

撰稿人：介帕肖丽（教育科学学院）
支教学校：雷波县汶水镇中心校

紙花燭暖此程皆甜



纸短情长，别时亦有暖光

收拾行囊的那天，晨光刚漫过宿舍的窗台，我便揣着一颗沉甸甸的心，又往教室的方向走了一趟。教室的门虚掩着，推开门的瞬间，仿佛又听见孩子们脆生生的“Good morning, teacher!”，像一串串跳跃的音符，在空荡荡的教室里轻轻回响。

我总说，教三年级的孩子英语，就像在浇灌一朵朵刚冒芽的小花。他们记不住复杂的语法，却会把“apple”念成软糯的“阿噗”；他们分不清“he”和“she”，却会举着胖乎乎的小手，抢着说“我来！我来！”第一次教他们唱《ABC Song》时，前排的小诺诺跟不上节奏，急得眼圈发红。我蹲下来，牵着她的手，一句一句地教。后来，她成了班里唱得最响亮的那个，课间总追着我，奶声奶气地哼着不成调的旋律。

日子在字母、单词和歌谣里悄悄溜走，离别的消息，我迟迟不敢说出口。直到最后一堂课，我拿着精心准备的小贴纸，想给每个孩子都贴上一朵小红花。刚开口说“这是我们最后一节英语课啦”，教室里瞬间安静了下来。平日里最调皮的小字，突然站起来，涨红了脸说：“Teacher，我会写你的名字了！”说着，他跑到黑板前，一笔一划地写下我的名字，旁边还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笑脸。

下课铃响后，孩子们没有像往常一样冲出教室，而是纷纷围了过来。他们从书包里掏出各种“宝贝”——一张画着字母的涂鸦，一颗用彩纸折的星星，还有一块舍不得吃的奶糖。班长小雅递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，小声说：“老师，这是我们写给你的话。”

回到宿舍，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信封。里面是几十张小小的纸条，有的字迹稚嫩，有的还带着拼音：“老师，我最喜欢上你的英语课”“Teacher，你以后还会来看我们吗”“我会好好学英语，以后用英语跟你打招呼”。翻到最后一张纸条，上面画着一个老师和一群孩子，手牵着手，旁边写着一行歪歪扭扭的英文：“We love you forever”。

最后一节课离开时，我看孩子们在教室里一边挥手，一边对我说：“Goodbye, teacher! See you again!”我笑着挥手，眼泪却忍不住落了下来。

原来，这场短暂的支教之旅，不是我教会了他们多少，而是他们用最纯粹的温暖，教会了我什么是爱与牵挂。那些晨光里的朗朗书声，那些小纸条上的稚嫩字迹，都化作了一束暖光，照亮我往后的漫漫征途。

撰稿人：张巧（新能源材料与化学学院）
支教学校：雷波县永盛镇中心校



山雨欲来的课堂

离别的日子像远处聚拢的云，还隔着一道山梁，影子却已悄悄投进心里。课程表上还有十几节课，粉笔盒也还满着，但不知从何时起，“老师，你们是不是要走了？”这个问题，开始像山间的晨雾般，在课间悄悄弥漫开来。

昨天批改作业时，我发现许多本子的最后一页，都用铅笔写了小小的字。阿果的本子上写着：“老师，我会把apple念对的。”总是调皮捣蛋的小吉克，画了一幅画：一个火柴人老师，坐上了一辆歪歪扭扭的大巴车，车窗外是许多挥动的小手。画旁边，是他练习了无数遍才写工整的汉字：“老师，慢走。”

更触动我的，是那天傍晚。我留在教室整理教案，几个女孩子磨磨蹭蹭不肯回家。班长阿呷走到讲台边，从布袋里掏出几个还带着泥土的洋芋，小心地放在讲桌上：“老师，这是我阿妈让带给您的。她说……说谢谢。”

我拿起一个洋芋，表皮粗糙，沉甸甸的。那不是贵重的礼物，却是这片土地最朴实的馈赠。我不由想起第一次家访，阿呷母亲就是用这样的洋芋招待我。那时我听不懂彝语，阿呷就在中间一句句翻译，火光映着母女俩相似的脸庞。

山雨还没有来，但空气里已经能闻到湿润的泥土气息。孩子们用他们的方式，提前开始了漫长的道别——更认真地举手发言，把教室打扫得格外干净，甚至悄悄在我的办公桌上放几朵不知名的野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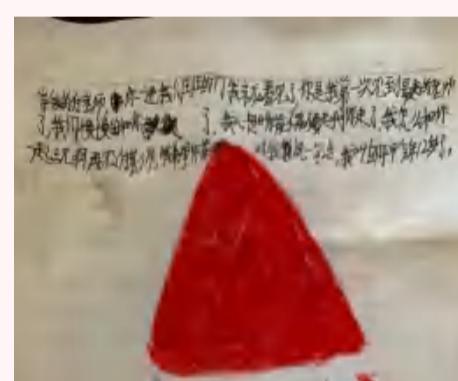
最后一课尚未来临，但情感的溪流已经开始汇聚。我忽然明白了，真正的告别不是在车站挥手的瞬间，而是在每一个意识到即将失去的当下。就像山雨，总是先打湿空气，再淋湿头发，最后才落成倾盆。

我收拾好教案，轻轻擦掉黑板上的字迹。粉笔灰在夕阳的光柱里缓缓飘落，像极了初来时，山路上扬起的细细尘土。来时的路和离别的路，原来是同一条路，只是走的方向不同了。

窗外的云又聚拢了些，山雨真的要来了。但我知道，有些东西比雨水渗透得更深——那些在晨读时交换的目光，在家访路上分享过的糌粑，在纠正一个发音时共同发出的笑声。它们会留在记忆的土壤里，等某天在另一片天空下回想起来时，依然能生长出暖意。

日子还在继续，课还要一节节上。只是现在，每写下一个单词，每念出一个句子，都像是往时间的罐子里，小心地存放一颗糖。等告别的时刻真正来临时，这个罐子会是满的，甜的，足以慰藉所有即将开始的思念。

撰稿人：付晓乐（外国语学院）
支教学校：雷波县锦城镇杉树小学



此去繁花相送，莫问前程几许